



乡关何处

征在县招待所做厨师，本想学好手艺做一个知名厨师，后来因为超生，刘书征只能回家种地。种地养活不了4个孩子，他去煤矿打过工，在山里帮人背石头，还开过一个小餐馆。因为生活压力大，他后来到了西安打工，给人送煤球，被人欺负，干脆捡破烂为生。

在《高兴》这本书里，贾平凹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乡亲们故事，都写进去了。在采访过程当中，他感叹着刘书征在城市里的种种遭遇，通过小说一再质问：“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农民工这么一个阶层呢？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、权益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？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，他们能为城市接纳融合吗？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？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？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别？”

《极花》描写的是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素材发源于贾平凹创作《高兴》时的亲身经历。一个在西安捡破烂的同乡，女儿在一家饭馆里端盘子，结果上当受骗，被拐卖到了山西山沟里给人当媳妇，后来还生了孩子。当时，贾平凹还受老乡邀请，利用自己的关系，向西安警方求助，后来成功救出了被拐卖者。

贾平凹没把《极花》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，比如农村男女比例的失调，农村的贫困，乃至拐卖者的恣意妄为，而是书写了当下农村的新情况、新矛盾，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，将他的思考上升到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日益窘迫的处境。



“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，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，我老家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，那里坍塌了什么，流失了什么，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，是可怜还是可恨，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，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。”

“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基本解决温饱，然而却无经济实力娶妻生子了。那个叫胡蝶的被拐卖女子，尽管一度被解救了出来，但是她受不了舆论的压力，也强烈思念着仍在村子里的孩子，最后又主动回到了那个被拐卖的地方。这是那个穷困女孩的宿命，她没有更好的出路。”

贾平凹想通过直面当下农村的困境，如实描述真实存在的问题和现象，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来。

在《浮躁》中，他把宗族冲突放到了农村矛盾的重要位置；在《高老庄》中，将文化僵死、人种退化作为农村衰败的主要因素；《极花》里，他发现农民问题不是宗族和文化，更主要的还在于中国特有的农

上图：在《老生》、《山本》、《古炉》这三部小说里，贾平凹常常将一些老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放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考察，试图寻根溯源，如实记录。

村官僚体系的运作。

在时刻关注着老家当下变化的同时，贾平凹也在回望老家上世纪一百年的历史。被一些自己早年生活经历过的事件，或者从父辈那里听说的历史事件所缠绕，他的三部长篇小说《古炉》、《老生》和《山本》，就是这个系列的历史反思和描述。

在这三部小说里，贾平凹常常将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放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考察，试图寻根溯源，如实记录。

《古炉》反映的是一个发生在内地乡村的文革故事，深入探究“文革”为何会在这个偏僻小山村爆发出来的原因。那个名叫古炉的村庄，是一个几百年来主要烧制瓷器的古村落。作者小说的取名暗指同样被英文翻译成瓷器的中国。与绝大多数表现“文革”题材的作品不同，贾平凹试图通过揭示这个小山村文革风暴兴起的症候，进一步思考“文革”为何在中国大地传播的“根”。

在贾平凹看来，如果一件事的“因”已经开始，那么，它就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个“果”，而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，就可以称之为命运。他觉得，